

*Fan McEwan*



The Child in Time

# 时间中的孩子

[英国]伊恩·麦克尤恩 著 何楚译  
译林出版社



# 时间中的孩子

[英国]伊恩·麦克尤恩 著 何楚译

THE CHILD IN  
TIM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中的孩子 / (英) 伊恩·麦克尤恩 (McEwan, I.) 著; 何楚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2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The Child in Time

ISBN 7-80657-600-2

I. 时... II. ①麦... ②何... III. 长篇小说-英国-当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8374 号

Copyright © 1987 by Ian McEwa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and White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037号

书 名 时间中的孩子  
作 者 [英国]伊恩·麦克尤恩  
译 者 何 楚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Vintage,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 页 4  
字 数 164 千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00-2/I·441  
定 价 (精装本)12.9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我们丢失了什么？

(代译序)

唐建清

每部小说都有一个书名，有的比较直白浅显，有的则意味深长，英国作家麦克尤恩的《时间中的孩子》就属于后一类。这部小说书名中的“时间”和“孩子”应是理解小说主题的两个关键词。

先说“孩子”。

《时间中的孩子》不属于儿童文学范畴，但这是一部以孩子为中心的小说。故事的主线是孩子的丢失。在一个有太阳的冬日，主人公斯蒂芬带着三岁的女儿凯特去超市购物，没想到竟在收银台旁将女儿丢了，从此凯特下落不明。在随后展开的主人公丧魂落魄、寝食难安的时日中，作者又编织进多个有关“孩子”的诞生和死亡的故事片断。

片断一：火车站台。

小说伊始，斯蒂芬去白厅参加官方育儿委员会每周的例行会议，途中碰到一群乞丐，引起他注意的是一个因成年呆在街上而皮肤晒成棕色的瘦削女孩，或许他想到了他失踪两年多的女儿凯特，因而在口袋里没有零钱时破例给了女孩一张五英镑的钞票。斯蒂芬再次见到这个乞丐女孩时，她蜷缩在火车站的站台上，斯蒂芬于心不忍地将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披在她身上，但其实少女已经在寒冷的三月冻死在这座城市里了。

片断二：林中大树。

查尔斯是个成人，但他死的时候却成了个“孩子”。他早年轻

商，中年从政，一帆风顺，官至政府部长，甚至成了首相的密友，但正当可大展鸿图之际，却突然辞职，退隐乡间，而且更让人不解的是，这个已届天命之年的查尔斯“返老还童”，成了个卷起裤腿、口袋里揣着弹弓、整天爬树的快乐“男孩”。也是在这个乍暖还寒的三月，他孩子气地自杀在那颗大树下。

作家麦克尤恩曾有“恐怖伊恩”之称，因为他喜欢在小说中不露声色地叙述一些让读者精神紧张、心理恐惧的故事。然而，在《时间中的孩子》这部小说中，除了不免让读者揪心的孩子丢失及死亡的故事外，麦克尤恩还温馨地描述了新生命的坚强而又庄严的诞生。

### 片断三：洪钟酒吧。

百货商店女店员克莱尔爱上了年轻的军人道格拉斯，当她满心喜欢地告诉未婚夫她已怀孕时，他沉默了，害怕了，退缩了。这让克莱尔非常失望和伤心，她决心打掉这个不受欢迎的孩子。然而当他们坐在酒吧里时，克莱尔从窗户上看到一张小孩的脸。“它正朝酒吧里看，带着恳求的表情。”顿时，克莱尔心里的母爱油然而生。“我肯定，我知道，我看见的是我自己的孩子。”这个正在孕育中的婴儿，突然变成活生生的了。“她第一次意识到它是一个独立个体，意识到她必须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它。”这个受到保护并出生的婴儿就是小说主人公斯蒂芬。奇妙的是，四十年后斯蒂芬几乎目睹了当年潇潇春雨中酒吧里的动人情景，这穿越时空、似真却幻的一幕表现了婴儿对母亲的渴望，孩子对父母的寻求。

### 片断四：乡间小屋。

朱莉因承受不了丢失女儿的打击，离开斯蒂芬去乡间小屋独住，默默地医治内心的伤痛。斯蒂芬曾去看望她，但他们无法共同面对失去爱女的悲惨现实，斯蒂芬无言离去。不久朱莉又怀孕了。起初她很生气，对自己也对斯蒂芬生气，觉得这会伤害他们苦苦思念着的女儿凯特，因而考虑过打胎。随着时光的流逝，孕育新生命

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希望和新的爱。也是这同一个春天，朱莉带来了斯蒂芬，她要让他参与婴儿的出生，从中体验生命诞生的激动和伟大。

尽管小说有着这么一个充满温馨和希望的结尾，但故事的主题是丧失。凯特的丢失是一种丧失，乞丐女孩与“男孩”查尔斯的死也是一种丧失。孩子的丧失对天下父母意味着什么？因孩子的丧失，这个世界丧失了什么？这正是作者所思考和要表达的。

再说“时间”。

文学史上的优秀小说大多提供了对时间的独特思考。时间也是麦克尤恩这部小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小说一开始就说明，“此时正值五月末，早上九点半左右光景”。我们知道，斯蒂芬丢失女儿是在冬天的一个周六上午，凯特那时三岁。故事从这一悲惨事件发生两年后说起，因此斯蒂芬在路上会无意识地“留意着五岁的小女孩”。接着，斯蒂芬的固执寻找和内心挣扎在时间的屏幕上展开：五月末、六月中旬、夏天、九月下旬、十月中旬、临近圣诞节、年初、三月……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指针在转动，听到时光在流逝。这是发生在时间之中的丢失与寻找、生与死的故事，真实的故事。

虽说麦克尤恩对科学很感兴趣，但这部小说对时间的表现具有现代小说的特征，即重在表现时间的心理层面和心理意义。现代作家普遍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的时间”。这部作品中存在两种时间形式：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这两种时间的运动并不同步。对斯蒂芬来说，丢失凯特后的两年似乎并不存在，因为这两年毫无意义，生命中出现了一个时间黑洞，“他感到的只有空洞的时间，缺乏意义和目标”。他意兴阑珊，心不在焉，“对地球上的生活是否继续一点也不在意”。而且即使斯蒂芬两年后又重新走进时间之中，他所拥有的“现在”也仍然十分脆弱和空虚，时常被不堪回首的“过去”撕成碎片，那个冬日的周末，“将要成为永远困扰他的回忆”。

丢失了女儿,也就丢失了时间,因为“没有关于她继续存在的幻想,他就迷失了,时间也将停止”。这种因生命之爱的丧失而导致时间的停止,麦克尤恩的前辈作家狄更斯也曾写过。《远大前程》中富家女新婚之日遭新郎的无情抛弃,几十年过去了,她始终披着婚纱,房间里还摆着婚礼蛋糕,墙上的时钟依旧固定在八点四十分,那正是薄情郎送信来的那一刻。

当然,时间是不会停止的。“世界照常运转”,凯特也会成长。麦克尤恩不是狄更斯,斯蒂芬也不是那位富家女。说到底,人不能游离于时间之外。人也不能让时间停止,因为时间的停止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因为瞬间喊出“生活,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便倒地而死。生命只有在时间中才有意义,反之,时间亦因生命而有意义。“所有那些痛苦,所有那些空虚的等待,都包涵在意味深长的时间里,包涵在可能有的最丰富的展现中。”斯蒂芬和朱莉努力从丢失女儿后的窒息和麻木中挣脱出来,最终因新生命的创造而重新获得了爱和希望,也重新获得了时间。三年后,他们终于能一起为失去的、无法替代的孩子哭泣,也为那即将降临人世的新孩子而欣喜。他们保证要让他们对凯特的爱延续到新孩子、对方、双方父母以及他人身上。“当他们再也不能挽回失去女儿的损失时,他们将借助新孩子来爱她,并且永远期待着她回来。”被赎回的时间再次流动起来。时间能弥合伤痛,将失去的又带了回来。

“时间中的孩子”这一命题表现了麦克尤恩对时间的深刻理解:时间不仅是人对外部世界存在的一种理性把握,更是人的一种生命体验,或者说时间就是人的生命形式。孩子的诞生和存在体现了生命的形式和价值。孩子的成长是时间的核心。有了孩子,时间才有意义,因为孩子是生命的呈现和延续。没有孩子的时间是没有意义的,也是难以承受的。如果我们通过解读作品,把握作者的这一思路,或许能回答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了。“时间中的孩

子”也就是“时间中的生命”。孩子的丧失也就是生命的丧失。这种“丧失”不仅是孩子的意外丢失和不应有的夭折,也包括成长过程中童真和快乐的丧失。此外,孩子也总是在时间之中,既然在时间之中,“返老还童”是不可能的,因为时光不会倒流,查尔斯的“蜕变”便有着麦克尤恩惯常的“黑色喜剧”的味道;“失而复得”也并不可靠,因为时间并不能提供确定性。尽管斯蒂芬和朱莉郑重保证,但孩子的丧失是能够补偿和避免的吗?孩子的丧失毕竟是父母永远的伤痛,是成人不可原谅的过错。成人要珍惜孩子的生命,关爱孩子的成长。因为珍惜和关爱孩子就是珍惜和关爱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幸福。面对孩子诞生这一生命奇迹的显现,时间顿时有了它的全部意义。斯蒂芬和朱莉应该感谢孩子,这是赋予时间以生命、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一个礼物,“作为对他们即将怀着爱一起重返的世界的答谢”。小说的这最后一句话可谓点睛之笔。

麦克尤恩是有感而发的。

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麦克尤恩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的个人生活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注解。他十一岁时被送入寄宿学校,孤独无助,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他父亲很严厉,在幼小的儿子心目中,父亲是强有力的,是权威,让人敬畏。即使成年后,麦克尤恩回想父子关系,仍觉得他和父亲之间缺乏温情,他知道父亲其实是爱儿子的,但做父亲的不知道怎么表露和体现对孩子的爱,因而父子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疏远的。麦克尤恩喜欢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觉得他们俩经历相似,性情相同。他们在童年生活中很早就失去父母的关爱,因而感到压抑和脆弱。

这个世界是成人的世界,父母是这个世界中的权威,而孩子总是处于这样那样的“丢失”状态。在小说中,“丢失”的不仅是凯特和乞丐女孩,斯蒂芬错认的九岁半的鲁丝也是一种丢失,这是孩子成长中的丢失,“她正离他而去,她让他失望了”。而查尔斯要像鸟一样生活在树上,这其实是一种欲望的变相满足,他要补偿丢失的



充满欢乐的童年生活。由于成人的偏见和漫不经心,我们一再地丢失孩子。《时间中的孩子》全书九章,麦克尤恩引英国《权威育儿手册》中的“经典名言”作为每章的题词,这同小说叙述的孩子丢失的故事形成一种有趣的反讽。如果这一《权威育儿手册》是书中那个官僚气十足的“官方育儿委员会”的“杰作”的话,孩子的“丢失”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一手册所反映的正是成人的偏见和自以为是。它虽然认可“孩子比煤甚至核能更重要,他们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资源”,但它所定义的孩子是自私的、不知感激的,童年被视为一种疾病状态,因而成长是一个缓慢而且困难的康复过程。而它指点父母应该坚定、有尊严、严厉、冷静,尤其是做父亲的,应该准备好同孩子的“分离”。总之,在成人看来,儿童是不成熟不完美的,故需要由成人来进行“教育”。麦克尤恩则以为:成人是失败的儿童,没有尽到成人的职责,所以同样需要学习和受教育,包括放下架子向孩子学习。由此看来,小说《时间中的孩子》是另外一种“育儿手册”:我们应该如何做父母?

读这部小说的多半是成人,应该想一想:我们丢失了什么?

2003年6月于南京高教新村

# 1

……也献给那些父母们，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受到自诩为育儿专家者的那一套苍白而贫乏的相对主义的误导……

——《权威育儿手册》，英国文书局

长期以来，在政府和多数公众的心目中，资助公共交通是与否定个体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交通设施一到每天两次的高峰时间就完全瘫痪，以至于斯蒂芬发现，从他的公寓到白厅，乘计程车还不如走路来得快。此时正值五月末，早上九点半左右光景，气温已开始接近华氏八十度。斯蒂芬阔步向沃克斯霍大桥走去，身旁停着两列被困得死死的车辆，车身颤动不已，每辆车上都孤独地坐着一名司机。人们在谈论寻求自由时，口气便不免显得更为妥协而不激进了。套着戒指的手指耐心地敲打在发烫的锡铁车顶的边框上；摇下的车窗外露着一截白衬衫衣袖，那是支楞着的胳膊肘；报纸摊开在方向盘上。斯蒂芬快步穿过人群，穿过一波波车内收音机播出的连篇废话：广告歌，高能早餐音乐节目，简明新闻，路况通报。不看报的司机便呆头呆脑地听着广播。人行道上不断前行的人流一定让司机们感到了某种相对的移动，仿佛在缓慢地向后漂流。

虽然斯蒂芬三步并作两步，在人群中穿行赶路，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几乎是无意识地留心着孩子们，留意着五岁的小女孩。这已

远不止是一种习惯,因为习惯可能被打破。这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性情,是一些重大经历在他性格上刻下的印迹。这多半也不能算是一种搜寻,虽然他曾经着了魔似的寻找过,而且还找了很长时间。但两年过去了,所有这些仅残留痕迹。现在只剩下了渴望,干枯而无望的渴求。生物时钟冷漠地朝前走,一刻也不停。它让他的女儿不断长大,不断扩展和丰富简单的词汇量,使她更健壮,行动更加稳当。这个时钟像心脏一般强健,忠实于一个永不终止的限定。她将要画画,开始阅读,还会掉乳牙。不用说,她当然还会是他所熟悉的样子。这些不断增多的变化仿佛可以磨蚀那个限定——那个脆弱的、半透明的幕障,它那时间与机遇交织而成的纤细组织将他女儿与他隔开了。她从学校回到家中,有些疲惫,乳牙搁在枕头下面,她正在寻找着爸爸。

任何一个五岁女孩——虽然男孩们也——都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女儿继续存在着。无论是在商店里,操场边,还是在朋友家里,他总是在其他小孩中寻找凯特,总能注意到他们身上缓慢的变化和渐增的能力,总能感受到那些白白流逝的岁月——那些本该属于她的时间——的潜在力量。凯特的成长成为了时间的核心。斯蒂芬揪心的悲伤,带来的只是他女儿幻影般的成长,而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谁都阻止不了强健的时钟——而且是必要的。没有关于她继续存在的幻想,他就迷失了,时间也将停止。他是一个隐形孩子的父亲。

但在米尔班克这里,只有一些从前的孩子们,他们正拖拉着脚步去上班。再往前走到议会广场前面,就能看见一群有执照的乞丐。他们不允许出现在靠近议会、白厅或是在广场上能看得见的任何地方。但有些人趁着通勤路上源源不断的人流混了进来。距离他们还有二百码远,他就看见了他们闪亮的徽章。这是他们的天下,一个个自由自在,得意洋洋。工薪族们还不得不退让三分。十几个乞丐从街道两旁,逆着人流,稳步朝他这边走来。斯蒂芬注

意到了一个小孩。这不是一个五岁小孩，而是一个处于青春期之前的瘦削女孩子。还在远处，她就已经看到他了。她走得很慢，像梦游一样，伸着一只政府统一配给的黑色乞丐碗。职员们在她身边聚拢又分开。她一路走来，眼睛直盯着斯蒂芬。斯蒂芬陷入了常有的矛盾心理之中。施舍吧，肯定让政府此项措施一举成功。不施舍吧，又有决意对他人贫困视而不见的嫌疑。别无选择。这便是无能的政府采用的策略，切断公共政策与私人情感之间的连结，扼杀人辨别正误的直觉。这些日子斯蒂芬便让运气帮他做决定。如果口袋里有零钱，他就给。如果没有就算了。他从不给钞票。

这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女孩子。由于成年呆在街上，晴朗日子里的阳光将她的皮肤晒成了这种颜色。她穿着一件污秽的黄色棉上衣，头发剪得奇短。可能是被灭过虱子的缘故。随着距离的缩短，他发现她原来是个漂亮、顽皮、长着尖下巴和雀斑的小姑娘。在他们相距仅二十英尺的时候，她跑上前来，从人行道上捡起一块还在闪闪发光的口香糖。她将口香糖扔进嘴里，嚼了起来。当她又朝他这边看过来的时候，小脑袋朝后扬着，露出挑衅的神情。

随即她已站在了他跟前，面前伸着那只统一配发的碗。几分钟前她就选定他了，这是他们惯玩的把戏。惊异之中，他将手伸进了后裤袋，摸出一张五英镑的钞票。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将钞票放进碗里，盖在那些硬币的上面。

他刚放下钞票，女孩立刻将它抓了出来，揉成一小团，紧紧地攥在拳头里，说了声“去你的，先生”，就侧身走了过去。

斯蒂芬伸手一把抓住女孩瘦削狭窄的硬肩膀。“你刚才说什么？”

女孩转过来，挣脱出身子。她目光躲闪着，细长的声音像芦笛：“我说歇(谢)你的先生。”等她跑到斯蒂芬够不着的地方，又加了一句，“富屁精！”

斯蒂芬略带谴责地朝她扬起两个空巴掌。他微笑了，没有开

口表明自己对这种侮辱早已无所谓了。这个小孩重又稳当地，以一个梦游者的步态，沿街向前走去。他注视了她整整一分钟，直到她消失在人群里。她没有回头。

由于受到首相特别关注而为人所知的官方育儿委员会，已经产生了十四个小组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向总委员会呈递推荐。它们真正的职能，有人讥讽地说，是满足无数利益集团各不相同的要求——糖果和快餐店组成的院外活动集团，服装、玩具、人造奶粉以及烟火制造商，慈善机关，妇女组织，还有呼吁人行道上的交通灯改由行人控制的压力集团成员——他们从各个方面施加压力。决策阶层中很少有人会拒绝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与会者一致认为，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不合格的公民。因此，大家就理想公民的构成要素，以及为了把小孩培养成未来的理想公民现在所应采取的管教措施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小组委员会。甚至连斯蒂芬·刘易斯，一位儿童图书撰写人，也属于一个小组委员会。这完全是借助于一位朋友查尔斯·达克的影响。而这位朋友就在委员会开始工作的当儿辞职了。斯蒂芬所在的委员会是阅读与写作小组委员会，由模样委琐的帕门特勋爵领导。在连续几个月炎热不堪的日子里——这样一个夏季结果却成了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像样的夏季——斯蒂芬每周去一次白厅，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参加会议。就是在那里，别人告诉他，对德进行夜间轰炸的计划制定于一九四四年。如果换一个时期，关于阅读和写作，他本来是有许多话可说的。但在这段时间里，会议中他多半是将手搁在锃亮的大桌子上，微倾着头，带着尊敬而专注的神情，一言不发。这些天大部分时间他都一个人度过。满满一屋子人，正如他希望的那样，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剧了他的沉思默想，使它更为集中和连贯。

他想得最多的是妻子和女儿,以及自己该做些什么。要不就是对达克突然退出政治生涯感到纳闷。他正对着一扇很高的窗户,即使在仲夏季节,也没有阳光射进来。远处,是一块长方形庭院,由修剪整齐的草环绕而成,地方宽敞,足够停放六辆部长轿车。下班的司机抽着烟,四处闲逛着,漠不关心地向屋内的委员会瞟上几眼。斯蒂芬回忆着往事,做着白日梦,想着过去,揣测着现在。或许是这些回忆和幻想在驱赶着他?有时候他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发表一番虚构的演说,那是悲伤痛苦的控诉,每一遍草稿都经过了反复细致的修改。同时,他还分神留意着会议的进程。现在委员会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理论家,他们要么是很早以前就思考停当了,要么是早让别人替他们想好了;另一派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希望在谈论的过程中明确思想和观点。大家的态度有些僵硬了,但还勉强维持着礼貌。

帕门特勋爵主持着会议。他说话派头不小,圆滑而巧妙,说的全是老一套。他那眼袋下垂、毫无光彩的眼睛,眨巴着骨碌一转,便是向指定的发言人示意了;他抬起一只轻软的手臂,平息着会场里的激忿;他那干燥而带色斑的舌头上下翻动着,懒洋洋地发表着难得一闻的见解。只有他身上那件黑色双排扣西服才显示出他类似于人的起源。他本性平庸,却有着一副贵族的气派。幸亏他插入了一句有分量的话——“孩子总归是孩子”,一场持久而恼人的有关儿童成长理论的争论得以告一段落。孩子们讨厌肥皂和水,学东西很快,以及发育过快等等问题都被提了出来,成为了公认的难题。帕门特说着那些陈词滥调,态度倨傲而毫无顾忌。这是在表明如果一个人举足轻重,无懈可击,那么他是无须在意自己的话有多么愚蠢的。他不需要去打动任何人。他不会委屈自己,哪怕仅仅是为了显得有趣一点。斯蒂芬丝毫不怀疑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委员会成员认为没有必要增进彼此的了解。当冗长的会议结

束了,文件和书都被塞进公文包里后,礼貌性的交谈便开始了。交谈在双色调的走廊里持续进行,当委员们走下螺旋形混凝土楼梯,分散到不同层面的部级地下停车场以后,谈话就消失为模糊不清的回音了。

在整个窒闷的夏季及随后的一段日子里,斯蒂芬每周都去一趟白厅。这是他生活中的惟一职责,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负担了。多数时候,他这样享用这份自由:穿着衬衣,伸直了身子躺在沙发上,面前放着电视机,他一面闷闷不乐地吮着纯苏格兰威士忌,一面将杂志从后面翻到前面,或者是看电视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晚上酒喝得更多了。他独自一个人去一家本地餐厅吃饭。他压根儿不去联系朋友。至于留言电话上的来电,他也从来不回。通常,他对自己房间里肮脏、成群的肉嘟嘟的黑苍蝇以及它们逍遥自在的巡游是不以为然的。然而出门以后,他却害怕再回到这些熟悉家什们死气沉沉的阵列之中,害怕见到空扶手椅还那样蹲坐在地上,旁边堆放着油污的盘子和旧报纸。厕所马桶,床单,还有地上的灰,全都故意跟他作对,顽固地保持着跟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在家里,他的思想也总离不开女儿、妻子以及自己该做什么这一主题。但在这里,他无法集中精神持续思考,而只是零碎地、任意地、几乎是无意识地做着白日梦。

委员会成员都主张准时。帕门特勋爵总是最后一个到场。他一面弯腰入座,一面以柔和的腔调宣布开会,不知不觉中他那咕咕噜噜的声音已经巧妙地演变成了一篇开场白。委员会秘书彼得·卡汉坐在他右边,座位与桌子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显示出他超然的态度。斯蒂芬所要做的只是在两个半小时里尽量使自己显得机敏。这种大有用处的表面功夫,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已经运用自如了,成百上千个课堂时间就这样在思想开小差中度过了。这间屋

子他也很熟悉,棕色的胶木电灯开关,墙上难看地牵拉着布满灰尘的电线,这些他都了如指掌。在他上学的地方,历史教室看上去跟这间屋子很像:一样的破旧、宽敞而舒适,一样的长长的旧桌子——有人还会费心去擦洗它们。尚存的雄伟遗风与腐烂的官僚气息迷幻般地混合在了一起。当帕门特以软绵绵的口吻,综述着上午即将开展的工作时,斯蒂芬听见他老师唱起了舒缓轻快的威尔士歌曲,吟唱着查理曼大帝王朝的辉煌业绩,或是讲述着中世纪教皇统治下腐败与改革的交替。透过窗户,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绿草环绕的停车场和那些灼热的轿车,而是仿佛站在两层楼上,看到了一片玫瑰花园,野外运动场,斑驳的灰色栏杆,杂乱的、未开垦的土地,紧挨着一片橡树和山毛榉树林,再远处延伸着一大片海滩,还有一条蓝色的潮汐河,两岸相隔一英里。这一切已属于过去的时光,是一幅过去的风景了。他曾经回去过一次,发现树都已被人卓有成效地砍倒了,土地被开垦了,河湾上架起了一座公路桥。丧失是他思考的主题,由此他很容易就联想到了一个寒冷而晴朗的日子,他站在伦敦南部一家超市外面的情景。他牵着女儿的手。她围着一条红色羊毛围巾,那是她奶奶给她织的。胸前抱着一个磨损了的玩具毛驴。他们正朝入口走去。当时是星期六,到处挤满了人。他紧紧牵着她的手。

帕门特结束了发言,现在一位学者正吞吞吐吐地争辩着一个新设计出的语音字母表的种种优点。它能使孩子们更早地开始学习读和写,并能带给他们更大的乐趣。由它过渡到传统字母表也保证是易如反掌。斯蒂芬手里握着一只铅笔,表情沉着地做着笔记。他皱着眉,轻轻晃动着头,谁也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表示赞同还是怀疑。

凯特正处在这样的年龄阶段——她急速扩展的语言和随之得到阐明的观念让她噩梦丛生。她无法向父母描述这些噩梦,不过显然这当中含有故事书里熟悉的内容:会讲话的鱼,装着城镇的大



岩石，渴望被爱的孤独怪物。这天晚上她又连连做噩梦。朱莉不得不好几次下床去照看她，结果直到天亮以后才得以再次入睡。现在她正睡着。斯蒂芬做好早饭，便开始给凯特穿衣。她虽然在睡眠中受尽折磨，却仍然活蹦乱跳，满心想坐在超市的手推车上逛商店。这样天寒地冻的一天却有着不寻常的阳光，这无疑激发了她的兴致。她头一回顺从地配合着穿上了衣服。她站在他两个膝盖中间，他给她套上冬天的内衣。她的身体是那么结实，那么洁白无瑕。他将她举了起来，头埋在她的肚子上，做出要咬她的样子。她小小的身子有一股奶香味，还散发出温暖被窝里的气息。她尖叫着扭动身子挣脱。当他把她放回地上时，她却请求他再来一次。

他扣上她的毛料衬衫，帮她套上一件厚毛衣，然后扎紧了她的粗布裤子。她开始含糊而漫不经心地哼唱起来。一会儿是即兴发挥，一会儿是童谣或是圣诞颂歌。他将她放在自己坐的椅子上，给她套上袜子，系上鞋带。在他蹲着的时候，她就伸手去抚摸他的头发。跟许多小女孩一样，她对父亲有一种奇特的卫护心理。在他们出门以前，她总要检查一下父亲的衣扣是否全部扣好。

斯蒂芬给朱莉端来了茶。她仍然半睡半醒，弓着身子，膝盖蜷缩在胸前。她咕哝了几句，但声音都消失在枕头中间。他将手伸进她的睡衣，轻轻抚摩着她的后腰。她翻过身来，将他的脸拉到自己胸前。他们接吻时，他在她嘴里尝到了一股熟睡后特有的、浓厚的金属气息。在幽暗的卧室外面，凯特仍在哼唱她那集成歌曲。有那么一阵子，斯蒂芬甚至想取消逛商店的计划，拿几本书让凯特垫靠着坐到电视机前面去。这样，他就可以钻进厚重的被盖，躺到妻子的身边了。天亮以后他们做过爱，但只是迷迷糊糊的，不够充分。她现在逗弄着他，饶有趣味地看着他进退为难。他再次亲吻了妻子。

他们已经结婚六年了。这是一段缓慢而微妙的调整期。两个人不论是在肉体的愉悦、家庭的责任，还是在必要的独处方面，都